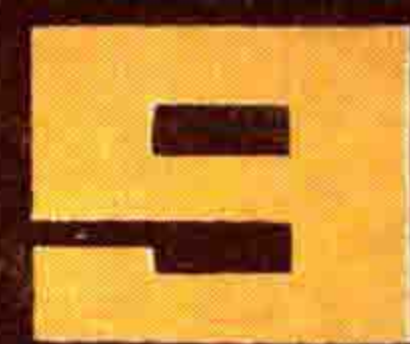


西泠藝叢



紀念吳昌碩誕生一百四十周年專刊

余陽古圃來陽

八十二歲吳昌碩

川雨豐潤樂播

數百輩 岳公氣概誰傳之 壬申仲秋 白石之題

稱碩參以卿邪碑筆力足動瞻斜幅秦漢而下

學家
泉華意
老缶



光緒丙申秋仲
苦鐵刻于吳昌碩

漢印之取精者神
佳味永渾穆之趣
有不可由心裁成者非力
深遠易易無從也

吴昌硕影存



吴昌硕先生和日本友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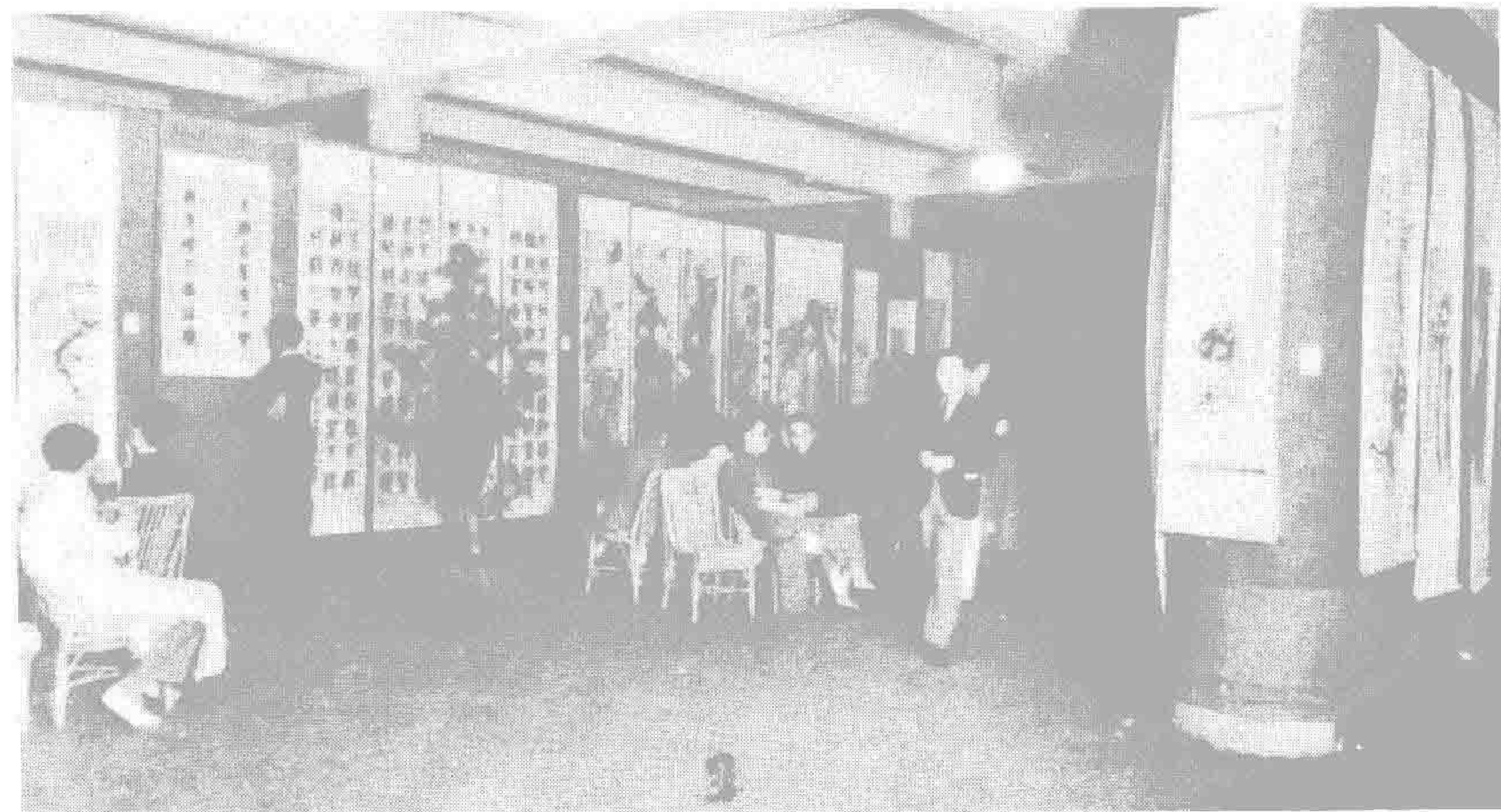
吴昌硕和王一亭合影



左起：吴臧龛(吴昌硕次子)、吴昌硕、日本友人、王一亭



吴昌硕和儿、媳等亲属合影



吴昌硕逝世后,上海举办“吴昌硕书画展览会”的情景(约一九二八年)

吴昌硕 (1844—1927)

吴昌硕 名俊卿，字昌硕、仓石，号缶庐、苦铁等，孝丰（今浙江安吉）人。工书法，擅石鼓文，篆刻雄浑苍老，创为一派。善画花卉，近效赵之谦，远师陈淳、徐渭、朱耷，并以篆书、狂草笔意入画，笔力雄健，气势磅礴，喜作大写意花卉，笔酣墨饱，浑厚苍劲，自开新貌，对现代写意花卉画影响很大，为近代书画篆刻大师。西泠印社成立后，被推选为社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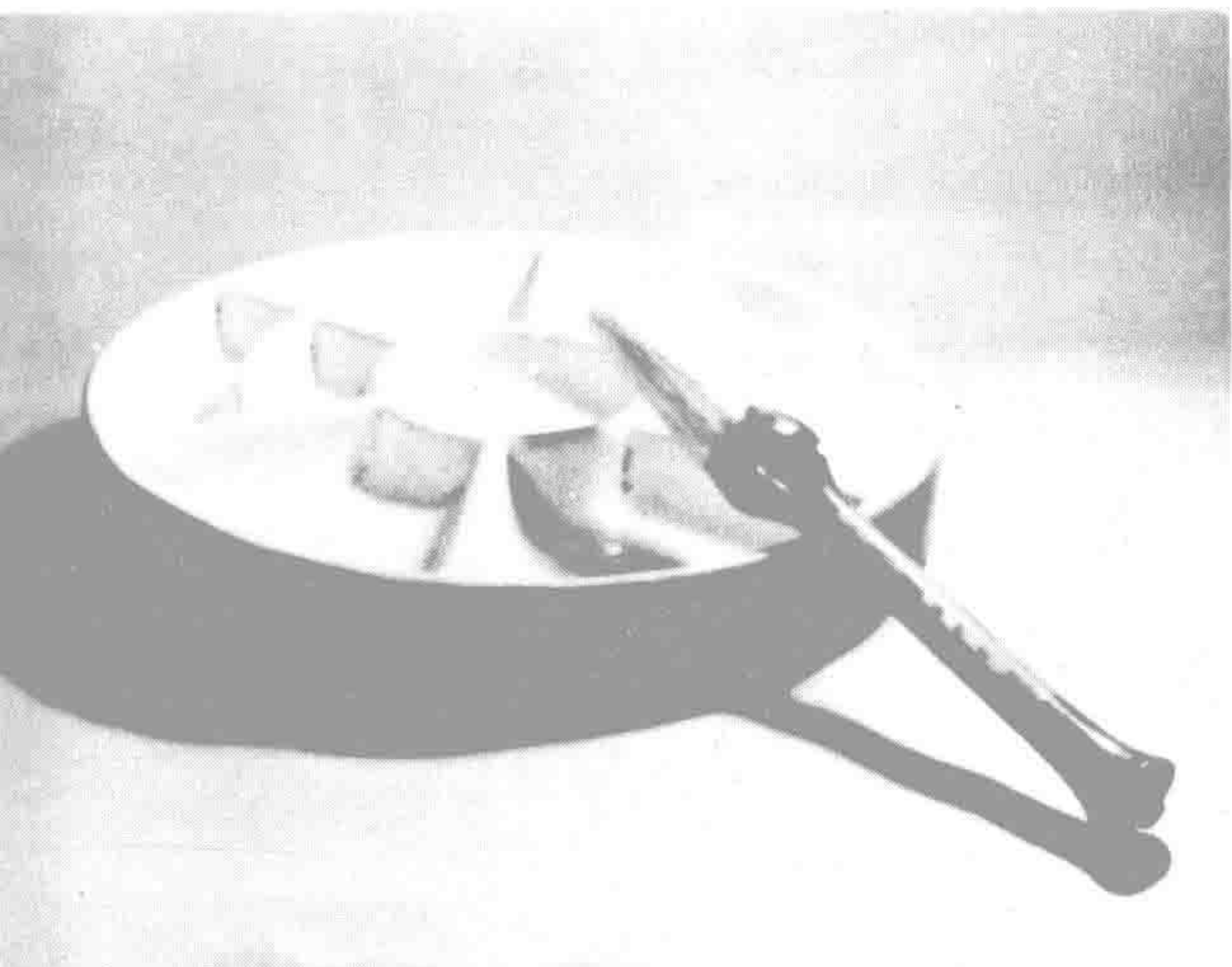
吴昌硕在西泠印社(一九二七年六月摄)



吴昌硕在西泠印社缶龕前留影(约一九二一年摄)



吴昌硕先生像



画笔、色盘(安吉县博物馆藏)



色碟、水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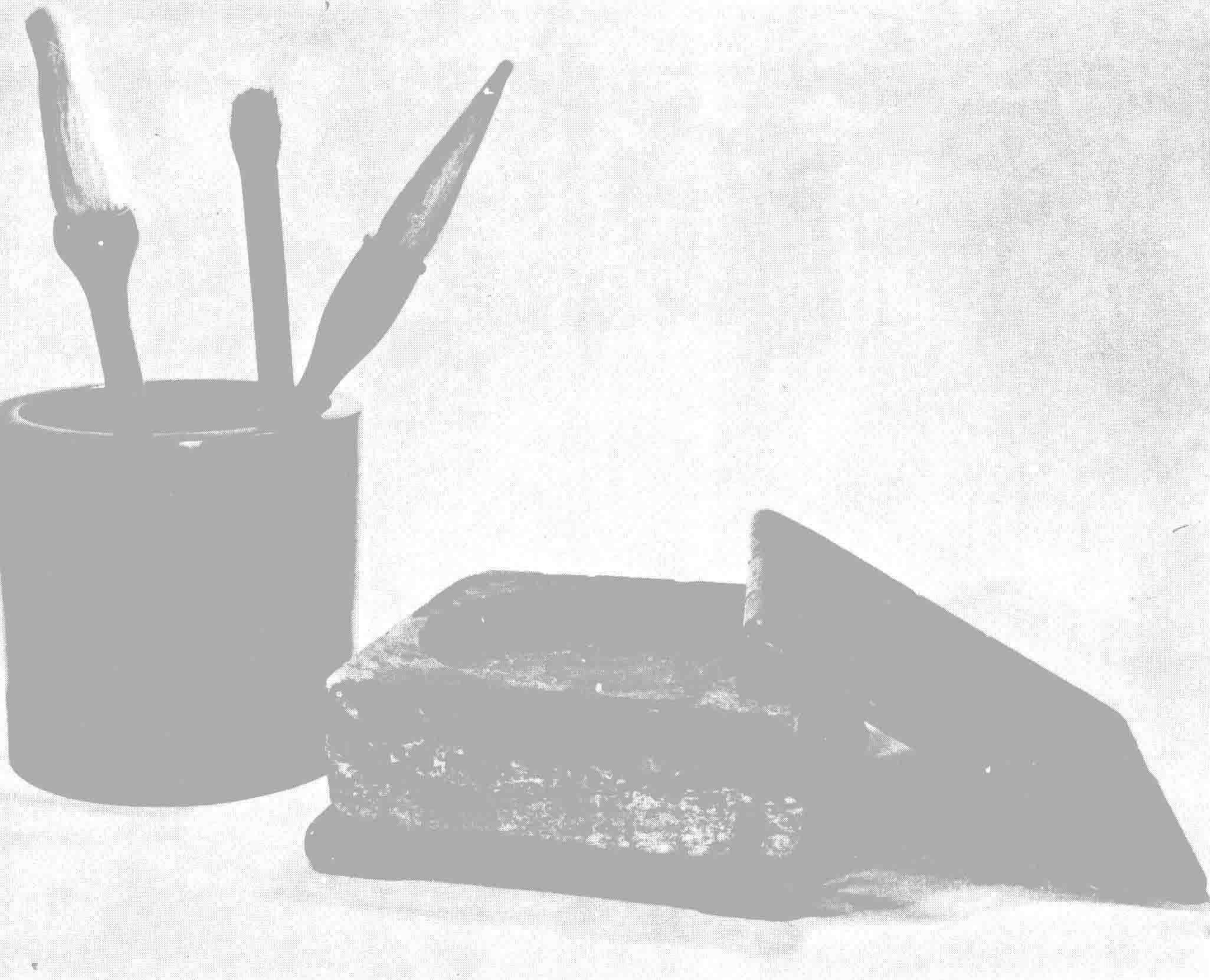
汉回纹陶缶

吴昌硕画具、用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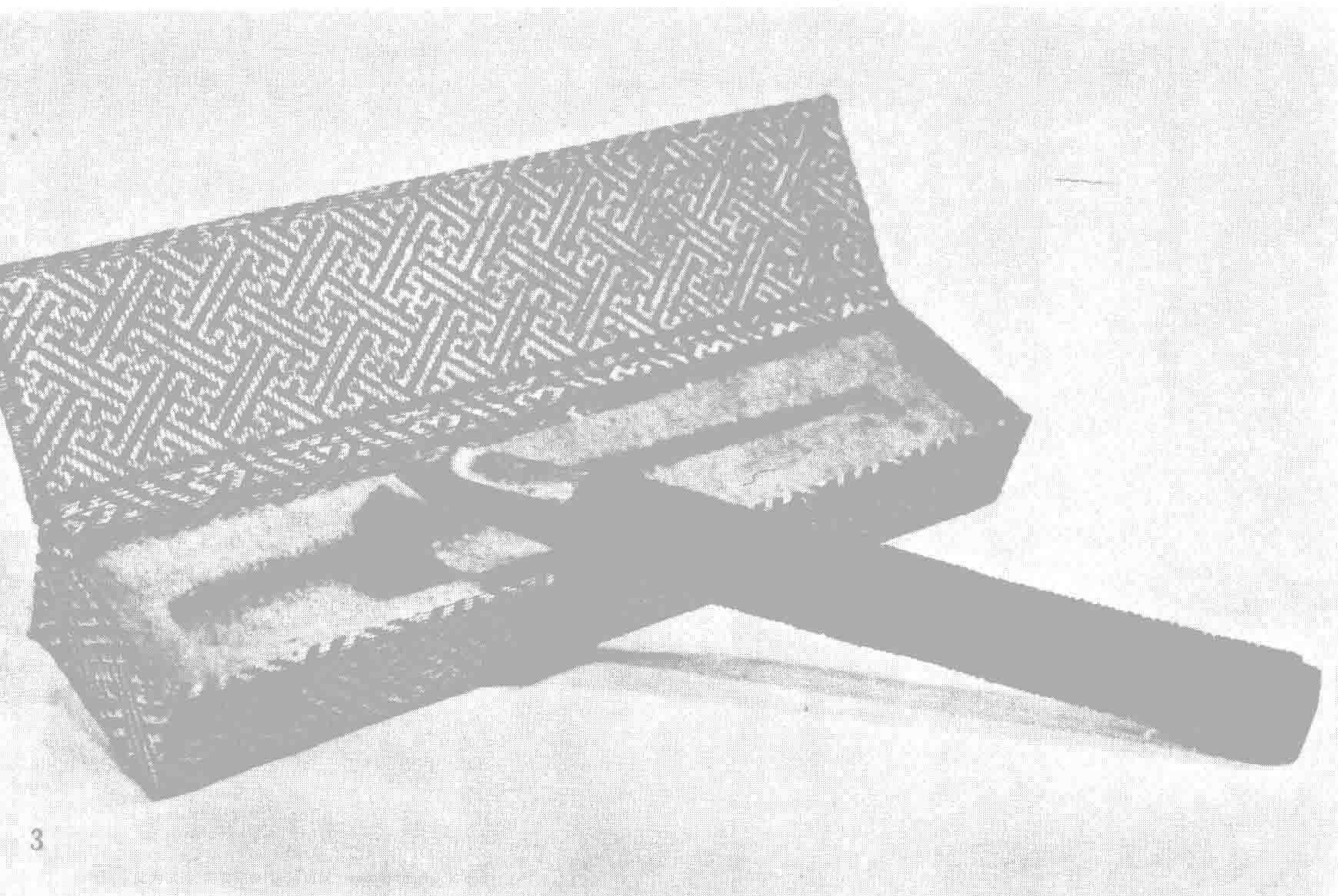
(除署名外均为西泠印社藏)



画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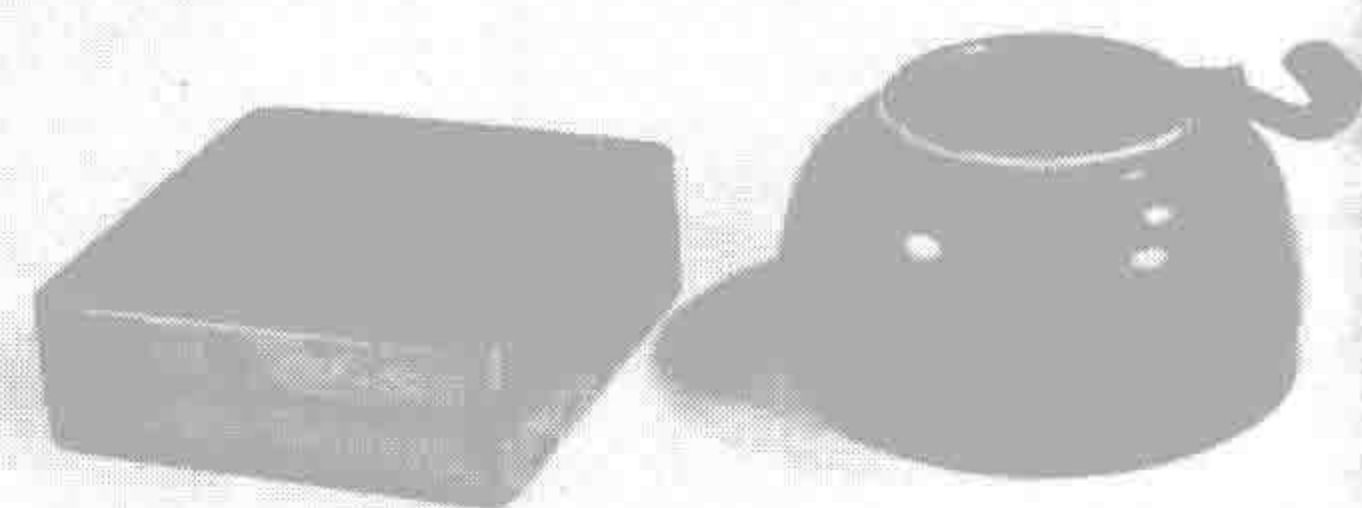
画笔、石砚(安吉县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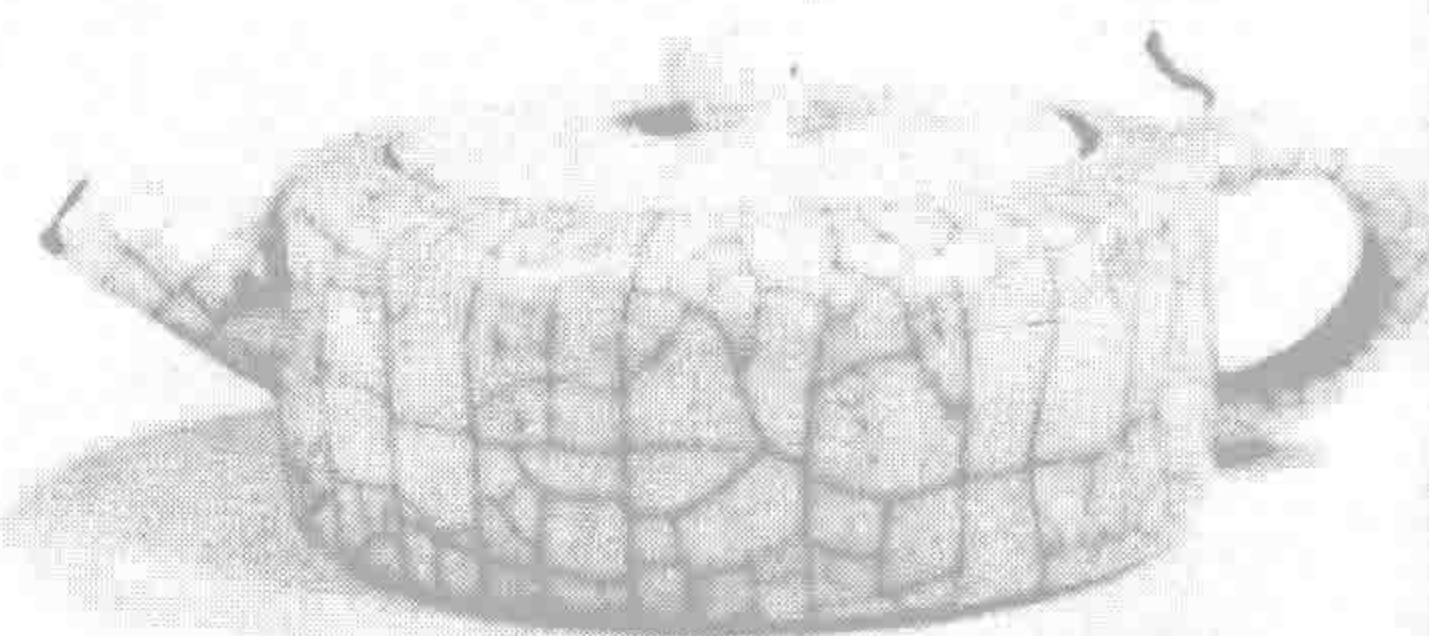
刻刀(安吉县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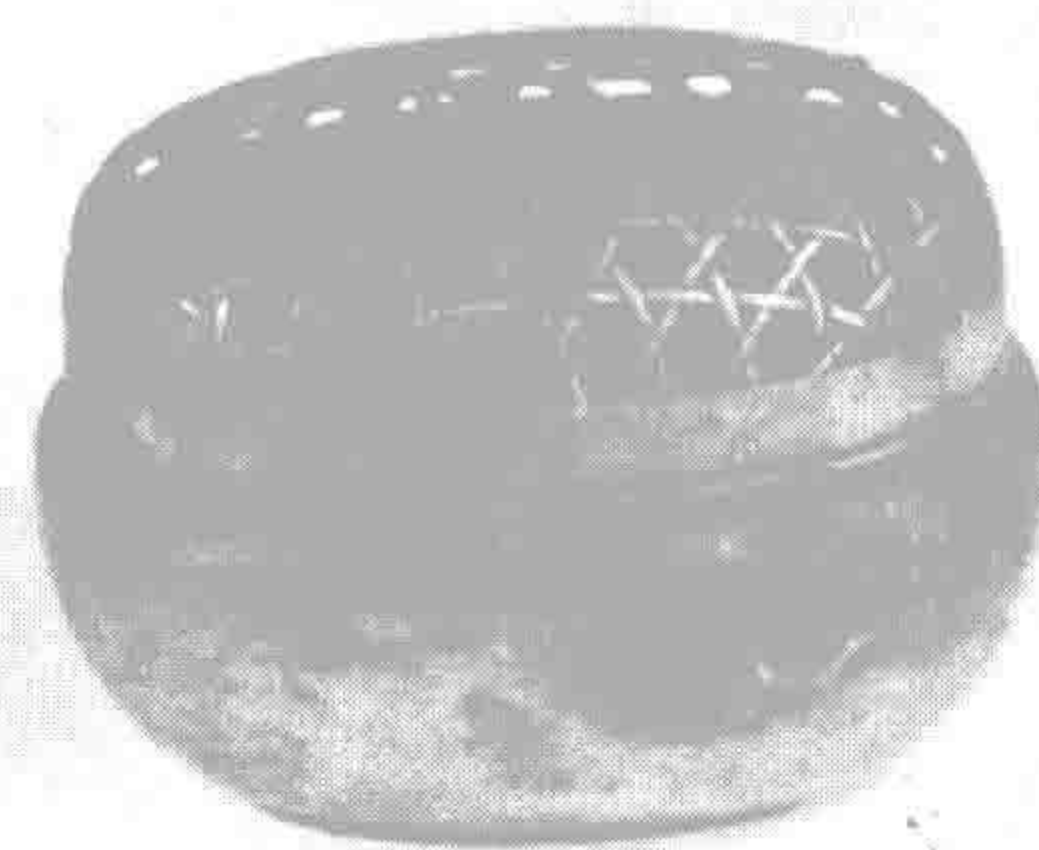
刻任伯年画龟紫砂茶壶



墨盒、水盂



哥窑茶壶



铜手炉

蜀冷印社

丁卯秋月
吳昌碩

篆书“西冷印社”横披

六十六岁书

朝平鯉翰来

丁卯秋吳昌碩年八十四

隶书联

華亞鹿車出

雅知老兄正學

八十四岁书

銘乃詩之餘

癸亥十月吳昌碩年八十

行书联

石屋壽耆相

子堅老兄

八十岁书

柳陰中

丁巳秋李長昌頌

篆书联
射虎弓鳴樹深處

泛花舟出柳陰中

子長兄老弟為集阮刻天圖書在數字

七十四岁书

泛花舟出柳陰中

。秋筆

力天尺露九秋筆老眼模黏琥珀
紗絕似泥屋龍雲墨夕陽影

。素衣拓襖斜

。羅遜友無了龍泥像

。收骨如龍道氣漸鉅經漢字古
先生善心刻畫重應應我老海難
則貼已清

。松客相家園為禱禮堂

篆室且躬入耕如虛不孤陽水分猶和
仲代耕夫鬼哭天字子粟文其齋 國平
美乾坤供目咲誰占話之在

此春鳥自鳴有聲無形不獨幽底有來人猶頭飛野溪

吳昌碩學居海濱吳昌碩



山水

吳昌碩

余見吳廉六十歲前後花卉畫海上仕女得石天下七十歲後參趙氏法而
用心過之故開筆機氣勢彌成橫空豎柱鬼神亦莫之測於是天下真富貴既矣
然見而如下拜者萬人中不過一二耳食饒道者或十之三四罵者乃十之五六
雖再多人無益也此老平生山水畫紀少今年八十一矣此幅猶題學石清其不多
汪國先生有道屬題甲子秋九月 潤澤青瑛

石

吳昌碩

一書畫記

六

補天填海餘瀝散先怪如此石丈人可無米顛拜 甲子春初繪於滬上吳昌碩年六十一



宇宙砚

上下千年，包罗万象，含豪逸然，发我遐想。乙卯十月。石友铭。老缶书。



墨海潮音砚

廷撞以笔。声宜在心。大千警觉，墨海潮音。石友属。昌硕铭。



达摩面壁砚

面壁九年石留影，要知妄动不如静，参书画禅领此境。甲寅元日。石友属。昌硕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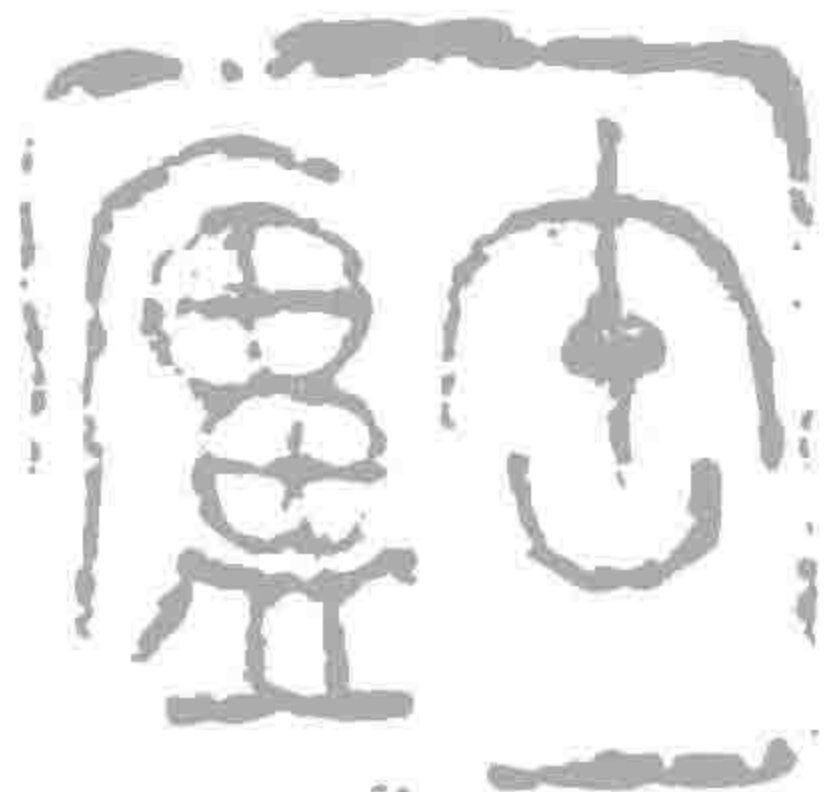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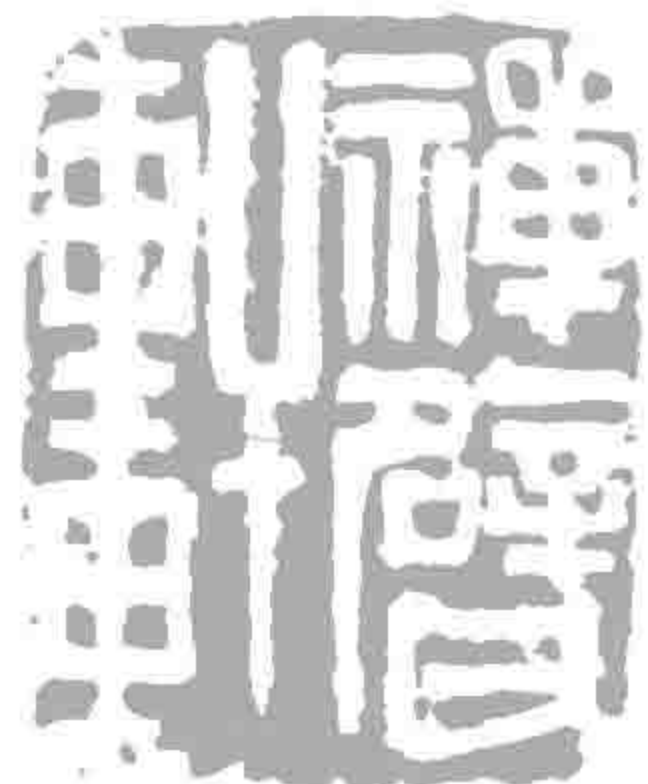


罗浮古春砚

砚背写寒梅，磨墨滴春酒，为祝咏花人，人与花同寿。石友属。昌硕。







卷頭等傳事 主軸 挂屏

天竹山石

石在屋後天竹紅豆依稀更比西湖深
石在屋後天竹紅豆依稀更比西湖深

風爐茶壺梅花

松溪寫真花書卷書卷未定風景見
松溪寫真花書卷書卷未定風景見

古紅梅

牡丹石

富貴神仙
紅梅外素心掛香雪天
紅梅外素心掛香雪天

羅紋葵菊石

色紅而墨墨雪白種出下名山名之曰雪種
色紅而墨墨雪白種出下名山名之曰雪種

墨石 日本帶

醉旭

此石

此石係成癡石形字不巧及三車字
此石係成癡石形字不巧及三車字

黃石菊石

大富貴石

昨在松溪山赤地

松石牡丹

松石牡丹 松石牡丹 松石牡丹

吳昌碩自記畫目

去歲潤格

衰雷今年七十七歲伴添稍漸

不律倚孫野索買結錢潤滿珍

珠璣貫直

堂扁 辛酉 齋扁 念兩

楹聯 三六六兩 四尺六兩 五尺十兩

橫直 三尺十兩 四尺三兩 五尺四兩

屏條 三尺六兩 四尺十兩 五尺十兩

山水 視花卉例加三倍

點景加半 金箋九半

篆行書一列 每字四兩

刻印 每字三兩

題跋 每件三兩

每兩作大洋壹元四角

庚申元旦老缶自訂于解斯堂

吳昌碩自書潤格(訂于一九二〇年)

示并古印水晶官
 玉印宋端不知何人
 文山记得是圣瑞也
 笠泽渔父刻划近时
 余亦古朴可爱
 砚拓系印谱
 硃墨一新
 大可为之
 缶于十三日奉书
 托代跋语
 系美国人开博物院
 属书四字匾
 匾后所作跋语云云
 匾字用精华炫耀四字
 如何？望并跋示我
 为叩
 缶自沪寄
 十六日

CARTE POSTALE-CHINE



送常熟城内翁府前
 沈公周先生鉴收
 示并古印水晶官
 印的是闲刻，玉印
 绝佳，文印宋端，
 不知何人。文山记
 得是圣瑞也。笠泽
 渔父，刻划近时。余
 亦古朴可爱。砚拓
 系印谱，硃墨一新，
 大可为之。缶于十
 三日奉书，托代跋
 语，系美国人开博
 物院，属书四字匾
 匾后所作跋语云云。
 匾字用精华炫耀四
 字。如何？望并跋
 示我，为叩。缶自
 沪寄，十六日。

石友先生鉴
 收到致苏堪砚
 拓四幅，精美异常，
 渠必大欢喜。作五
 言隶联，容再达知，
 不知渠已写就否。
 丁诗承改，心感靡
 已。弟诗无才，而
 盲人以为能诗，受
 累，受累。又一首
 录上，乞改之。大
 风后涉浦左田家云，
 石走狂风大木颠，
 卷茅如幔挂江边。
 雨深天抱吴为沼，
 风古人藏汉铸钱（乡
 人尚用清时泉）。
 野瀑化龙迷海色，
 残更一雁堕秋烟。
 豆棚演说乾嘉事，
 真朴文章似老泉。
 廿三日，缶弟顿首。

CARTE POSTALE-CHINE



送常熟城内翁府前
 沈公周先生鉴收
 示并古印水晶官
 印的是闲刻，玉印
 绝佳，文印宋端，
 不知何人。文山记
 得是圣瑞也。笠泽
 渔父，刻划近时。余
 亦古朴可爱。砚拓
 系印谱，硃墨一新，
 大可为之。缶于十
 三日奉书，托代跋
 语，系美国人开博
 物院，属书四字匾
 匾后所作跋语云云。
 匾字用精华炫耀四
 字。如何？望并跋
 示我，为叩。缶自
 沪寄，十六日。

常熟城内翁府前
 沈石友先生鉴
 上海吴昌硕寄
 石友先生鉴。得
 示，收到致苏堪砚
 拓四幅，精美异常，
 渠必大欢喜。作五
 言隶联，容再达知，
 不知渠已写就否。
 丁诗承改，心感靡
 已。弟诗无才，而
 盲人以为能诗，受
 累，受累。又一首
 录上，乞改之。大
 风后涉浦左田家云，
 石走狂风大木颠，
 卷茅如幔挂江边。
 雨深天抱吴为沼，
 风古人藏汉铸钱（乡
 人尚用清时泉）。
 野瀑化龙迷海色，
 残更一雁堕秋烟。
 豆棚演说乾嘉事，
 真朴文章似老泉。
 廿三日，缶弟顿首。

缶庐诗集 (选五首)

刻印

贗古之病不可药，纷纷陈邓追遗踪，摩挲朝夕若有得，陈邓外古仍无功。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癯，我性疏阔类野鹤，不受束缚雕镌中。少时学剑未尝试，辄假寸铁驱蛟龙，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若者切玉若者铜，任尔异说谈齐东，兴来湖海不可遏，冥搜万象游洪濛。信刀所至意无必，恢恢游刃殊从容，三更风雨灯焰碧，墙阴蔓草啼鬼工。捐除喜怒去芥蒂，逸气勃勃生襟胸，时作古篆寄遐想，雄浑秀整羞弥缝。山骨凿开浑沌窍，有如雷斧挥丰隆，我闻成周用玺节，门官符契原文公。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刻画金石岂小道，谁得鄙薄嗤雕虫，嗟予学术百无就，古人时教他山攻。蚍蜉岂敢撼大树，要知道艺无冬穷，刻成袖手窗纸白，皎皎明月生寒空。

缶庐诗

金俯将杰赠予古缶，云得之古圻，了无文字，朴陋可喜，因以名吾庐。光绪八年壬午四月记。

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俯将持赠情独厚，时维壬午四月九。雷文斑駁类蝌蚪，眇无文字镌俗手，既虚其中守厥口，十石五石颇能受。与酣一击洪钟吼，廿年生梦惊回首，出门四顾牛马走，拔剑或似王郎偶。昨日龙湖今虎阜，岂不怀归畏朋友，吾庐雨局漂摇久，暂顿家具从吾苟。折钗还酿三升酒。同我妇子奉我母，东家印当覆斗钮，西家器重提梁卣。考文作记定谁某，此缶不落周秦后，吾庐位置倚箕帚，虽不求美亦不丑。君不见，江干茅屋杜陵叟。

读泮阿寿画山水障子

龙湫野瀑雁荡云，石梁气脉通氤氲，久久气与木石斗，无窒碍处生阿寿，寿何状兮頎而长，年仅弱冠才斗量，若非农圃并学须争强，安得园菜果蓏助米粮，生铁窥太古，剑气毫铍吐，有若白蟻公，竹竿教之舞，昨见画人画一山，铁船寒壑仙飞端，直欲武家

林畔筑一关，荷蕢沮溺相挤攀，相挤攀，靡不可，走入少室峰，蟾蜍太么么，遇着吴刚刚是我，我诗所说疑荒唐，读者试问倪吴黄，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坠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书削瓢庐印存后

裹饭寻碑苦不才，红崖碧落莽青苔。铁书直许秦丞相，陈邓藩篱摆脱来。

榆关杂诗和憲斋先生其一

凭吊忠魂歌莫哀，传闻邓禹绘云台。
十八日海战歿。可怜旗鼓伸天讨，未见珊瑚入贡来。谢傅围棋终破贼，班超投笔敢论才，妖星看挽强弧射，独夜营门遣酒杯。

吴昌硕题画诗 (选三十一首)

竹石

爵觚盘敦鼎彝钟，掩映清光竹一丛，种竹道人何处住，古田家在古防风。

此君直节势难屈，就尔尺地开茅茨。他年多竹门可款，一笑且读昌黎诗。

枇杷

五月天热换葛衣，山中卢桔黄且肥。鸟疑金弹不敢啄，忍饥空向林间飞。

高枝实累累，山雨打欲堕。何时白玉堂，翠盘荐金果。

扁豆花

味和晓露摘来鲜，不羡金盘荐绮筵。最忆江村新雨后，听人闲话晚凉天。

绿菊雁来红

烂斑秋色雁初飞，浅碧深红趁落晖。绝似香山老居士，小蛮扶醉着青衣。

梅

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

人间干净地无多，欲结孤根奈尔何。写入图中悬素壁，春风日日在岩阿。

折梅风雪洒衣裳，茶熟凭谁火候商。莫怪频年诗烂作，冷清清地不胜忙。

兰

怪石与丛棘，留之伴香祖。却笑所南翁，画兰不画土。

东涂西抹鬓成丝，深夜挑灯读楚辞。风叶雨花随意写，中江潮满月明时。

识曲知音自古难，瑶琴幽操少人弹。紫茎绿叶生空谷，能耐风霜历岁寒。

餐落英。

菊

雨后东篱野色寒，骚人常把菊英餐。朱门酒肉薰天臭，醉赏黄花当牡丹。

荒岩寂寞无俗情，老菊独得秋之清。登高一笑作重九，挹赤城霞餐落英。

秋色映朝霞，篱边斗大花。餐英能益寿，根下有丹砂。

芍药

昨夜东风巧，吹开金带围。折花欲有赠，香露沾罗衣。

荷

横塘十里破荷叶，秋雨著来点点急。白荷花摇香可吸，冒雨何妨片时立，杜陵野老卓吟笠。

大桃

琼玉山桃大如斗，仙人摘之以酿酒。一食可得千万寿，朱颜长如十八九。

白菜

菜根有至味，不数瓜与茄。一畦灌寒碧，都成寿木花。

水

似替人间鸣不平，悬崖飞瀑走雷声。源头万丈昆仑顶，流入江湖依旧清。

石

西风万里逼人寒，奇石苍茫自写看。莫笑胸中多磊块，难为砥柱障狂澜。

孤松是我岁寒交，长伴云根百尺高。移向中流作砥柱，任凭沧海涌波涛。

松

百尺千竿太华阴，松筠同抱岁寒心。空潭照影来明月，万籁萧萧入古琴。

鳞甲之而太古苔，虬枝横扫白云开。支撑大厦无倾覆，安得天生此异材。

牡丹

酸寒一尉出无车，身闲乃画富贵花。胭脂用尽少钱买，呼婢乞向邻家娃。

红时槛外春风拂，香处毫端水佩横。富贵神仙浑不美，自高唯有石先生。

嫣红姹紫佐临池，惭愧人称老画师。富贵原从涂抹出，旁观莫惜费胭脂。

香橼牡丹

园实初凝结洞庭，名花开向洛阳城。笑他富贵人争美，原是黄金点缀成。

葡萄

葡萄酿酒碧于烟，味苦如今不值钱。悟出草书藤一束，人间何处问张颠。

芭蕉

今人谁解为草书，绿天无僧蕉叶枯。窗前新种两三本，夜听秋雨思江湖。

题吟诗图

灯火照见黄花安，闭户吟出酸寒诗。贵人读画怒曰嘻，似此穷相真难医。胡不拉杂摧烧之，牡丹偏染红胭脂。

欣然的纪念

王介甫

今年九月十二日(甲辰八月初一)是昌硕先生诞生一百四十周年,现在来纪念昌硕先生,实乃快慰平生。今年的纪念,我们不仅要谈他艺术上的高超成就,还应看到昌硕先生艺术特别高的成就是在于画品之中。中国的艺术历来讲「品」,如说「诗品出于人品」,「书为心画」,「画如其人」等等,都是重视「人品」的。昌硕先生的为人,待自己严格,待人很宽厚。「内峻洁而外和易,洒然品象之表」。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的画坛上,昌硕先生都可说是画坛领袖,德高望重,名播四海。但他总是很谦虚,从未抬高自己。在他家的五年中,没有听到他自己有什么夸张自己的事情。在盛名之下,做人还是很淡薄的。特别是最要好的朋友,总是虚心讨教。

昌硕先生真正做到了「不薄今人爱古人」。特别是对今人,有许多事令人铭感难忘。

如有时曾农髯先生(张大千的老师)来,昌硕先生总要找第二个儿子吴涵来,要他向老伯请教,说曾老「金石文字一肚子,一个人好象坐在三代彝器之中」。又如王一亭,昌硕先生待之如好友实际上关系在师友之间,有很长一段时期,王一亭每天清早来看昌硕先生画画,得益甚多。

记得有一次,我北京有位友人凌宴池知我在昌硕先生旁,就寄钱来叫我转请先生画两把扇子,其中一张牡丹。那天一位老友来,昌硕先生说:「我的牡丹画不好」,友人一看,说:「是差一点」,于是忙叫侍女倒点水来,以枯笔将牡丹花头洗掉,然后很工细的画上去。等客人走后,我急着问昌硕先生:「这下怎么弄法?」他却随和地说:「啊,算了」。后来这两把扇面都不幸毁于火。

昌硕先生对于晚辈很爱护,又特别重视青年。他从不以老师自居,而是以老友相处,成了忘年之交。如对于潘天寿、诸乐三、沙孟海和我当时的这些年青人,我们都亲蒙师恩教诲,获益无涯。潘天寿当时由诸闻韵介绍来看昌硕先生,他一见潘天寿画的山水,觉有奇气,极为重视,集前人句写了篆书对联送给潘天寿:

天惊地怪见落笔,
巷语街谈总入诗。

并且写了一首长古:谈潘阿寿山水障子赠他,谆谆嘱咐「只恐荆

棘丛中行太速,一跌须防堕深谷,寿乎寿乎愁尔独。」

对我的教诲,则更直接具体了。我小小的年纪,住在他家,日夕得其指授。他家楼下西壁有很大一排书橱,我每天去翻书看。他告诉我读书要「博看强记」,一本书可翻一遍,看看前言,再读几页,看得对头,就往下看,不对头,就作罢。平时总喜问长问短。有一次,他画幅松树,款也题好了,恰巧一位老友来,昌硕先生问他,「你给我看看,怎样?」那位老友说可以在松枝上再加点。等老友走了,他又问我,「还要加哦?」我说:「加不得了」。他问我加了怎么样?这样启发我,他的教育法也可说是启发式的。平时他做诗,也要我做,有时要我和他,如「海云洞与个移晚眺乞和我」。也和他的诗,如「饮宋梅下和个移大弟」,「普宁寺看牡丹和个移老棣台」等等,我们师生唱和,非常愉快。兹录《海云洞》一题:

海云洞与个移晚眺乞和我
海云吁洞中, 洞隔海重重。
气象汤洪水, 坐缘了暮钟。
秋空猿寄啸, 苔老痕迷踪。
指点西岭道, 斜阳挂两峰。

海云洞晚眺和缶师
泉泻乱云中, 松风响万重。
昼游呼秉烛, 枯坐远闻钟。
花发春光媚, 猿啼夜气浓。
伊谁和高唱, 一鸟下青峰。

在刻印方面,昌硕先生更是精心指导,为我的篆印作批注,诸如「尚可」、「绝佳」、「有古意」、「古穆可存」、「欠古」等等,往往言简意赅,得益非浅。

昌硕先生待人始终极温和,凡是郑重地来拜访的,口中叫他老师的,他都一律看待。他气量宽宏,他珍爱的东西,有时也会慷慨馈赠,如有一次李苦李来看缶师,临走时他将晚上画给施夫人唯一的题有上款的一幅屏条送给李苦李先生,见此情景,心中又惊又喜,难以言表。从以上诸事可见他对晚辈爱心之挚,期寄之深。

在对「爱古人」方面,他的艺术上溯到远古的传统。但他不

象人家，拼命的临古人，我从未见他的画是原原本本临摹某位古人的。他的画中题有摹谁临谁，但实际上是他自己的理解。他曾对我说：「只要心中想到某人，画就是某人，就可说临摹画」。如他画中长题的「拟陈道复大意」，「拟李晴江笔意，仅得其野，尚未能得其苍」，「颇似张十三峰设色，若孟皋犹无此生动气息」等等。全是他的出入古人，独得心会。他爱古人，还有一句：「古昔以上谁所宗」？因此更重视创新，他的临摹，是意临，临其大意，得其神似，而不一味追求形似。因此他的画能独出千古，而且变化错综，没有雷同之作。我曾见他画画，先是很沉着地思考一下，就大胆落笔，疾如风雨，但到细心收拾时，不得了，一枝笔拿在手中，要点又不点，欲加又未加，沉吟再三。所以齐白石曾说他：「豪放处易取，小心处难攻」。我到他家时，他已「封笔」，在杭州那一年（一九二七）只画了一、二张，给最好的朋友。截下一条边就给我题了一首诗，人家说：「一字不成行」，但他一个字也成行，极为别致。气度从容，平易近人，但笔底下不肯让人，豪气磅礴得很。

昌硕先生的艺术爱好兴趣很广，越到晚年，越多童心。如他喜听大鼓，有时在家中自己编了唱词，并让我给他以毛竹做了一付扎板，他拍打起来，还哼上几句「天淡云闲」。有时还爱听听晨曲，或自度曲唱着玩，高兴之余，与他的小孙子一起「疯」，以小孩玩的小木刀、木剑对打取乐。避兵超山，到塘栖的那年（一九二七）夏天，有一天黄昏时分，我陪他散步，他独自走下河滩，拾起瓦片来削水花，并要我也削，我用力削出一片，只在水

上跳了两跳，他可乐了，说：「启之，你输了，」那次逗的神情至今难忘。

昌硕先生的艺术，诗、书、画、印，无不兼能并擅。且各臻其妙，更难得是能熔为一炉，真是杰出。他写诗极快，才思敏捷，临终前两个月在华安楼重阳登高，七八十人做诗，他又是最快交卷。他作诗之快、之好，堪称奇才。他的书法早年学钟太傅，后学石鼓文，也有变化，开始还有明朝人的气息，写铁线篆，学杨沂孙，到六十岁后大变特变。他的篆印更是变得拙重，到晚年可能间或叫人刻刻，但写篆和修印一定是自己动手。另外他的篆刻风格在国外也很有影响，河井仙郎是他的第一个日本学生，现在日本篆刻大多是河井的一派。他的画也有许多新创，新的突破。如画上题款，有时画一只葫芦，而上面有长题重款，有时一幅画上甚至有三个题头。他自己说「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实为一种自谦之词。有人问他「书画印诗」四者什么最好？他说：「四样东西都不好，全马马虎虎」，对自己的艺术成就看得如此轻淡，并没有那种老气横秋，自我吹擂的俗气。

能将诗书画印熔冶一炉，这本身就是一杰，能熔为一炉最了不起，也最难。熔为一炉，是补充画面，对画面充实。

吴昌硕先生是我国画史上特别是近代艺术继往开来的典范，是开创新风的一代宗师。

今天纪念昌硕先生，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他的艺术及其事业，如青山不老，江河长流。

墨梅

吴昌硕

